海東異蹟

全

海東異蹟序

夫道一而已吾道之外有何道哉至周老佛氏作其教大行於天下天下謂之三教我東尚佛不尚老是以東土數千里蘭若沙門不知其幾萬無一道觀無一道士豈非尚佛不尚老之故耶老佛俱是異端然論其二者老教可治天下是以漢文帝得之以致太平張留侯得之以保大功曺參汲黯得之皆為名臣雖有淺深其得一也然則老教賢於釋氏亦遠矣我東山水雄於六合自檀箕以來服氣鍊形吸風飲露之輩必多矣不尚故不傳是以物外之士甚恨之洪

上舍萬宗搜括輿地誌及野史諸書作一書目曰海東異蹟昔劉向葛洪作列仙傳古之異人名垂後世者二子力也洪君其亦劉葛之儔歟洪君請志其年

某月東溟子序 東溟鄭恭判斗卿別號

自序

人不可無所用心亦不能無所用心余少頗能記誦方十五六歲時用意於文章曁年二十遘大病伏枕者踰年筋骸精力尚不得為完人披讀古書不過數行下憒憒然神昏眼眵輒不竟帙而輟閒居無聊遂求古今諸家瑣說以為消遣之資其中或有神仙靈異之蹟見之殊可喜也夫神仙之說誕謾固君子所不道然程明道稱其竊造化之機以延年益壽朱紫陽註參同契則道家所謂功行三千大羅為仙亦不可謂無是理也我東方山水甲於天下世所稱三神山

自然經室藏

皆在域中故遺世遯跡之士或托於禪門或隱於山林或混於城市迮迮有靈異之蹟傳於目目地靈人傑果不誣也茀其散出諸書艱於考閱輯成一編且附已聞用為掇聞之助未知其果賢於無所用心者否丙子臘月上浣長洲題

海東異蹟

豐山後人長洲洪萬宗 撰

檀君

東方之有君長自檀君始古記云昔有天神桓因命庶子雄持天符三印率徒三千降於太白山（寧邊妙香山）頂神檀樹下謂之神市是為桓雄天王將風伯雲師雨師主穀主命主病主刑凡三百六十餘事時有一熊常祝于神願化人身神遺靈藥使食熊食之化為女神因假化為昏而生子是為檀君名王儉國人立為君號號朝鮮時唐堯二十五年戊辰歲也初都平

壤後徙白岳（文化九月山）至周武王元年己卯歲封箕子於朝鮮檀君乃移於唐藏京（九月）後入阿斯達山（亦九月山）為山神壽一千五百八歲江華摩尼山有塹城檀世傳檀君所築祭天之處也（出東國史朝鮮本紀）

輿地勝覧亦云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檀君乃移於唐藏京後入阿斯達山化為神又東史寶鑑云唐堯二十五年戊辰檀君立商王武丁八年甲子檀君殂余以皇極經世推之自唐堯戊辰至商王武丁八年甲子一千七年周武王元年己卯則一千二百二年雖不知其說為是而盖其在位千有餘歲

矣按天皇氏一萬八千歲（千當作百）地皇氏亦一萬八千歲邵子皇極經世書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故作史者以唐堯以前未足之數洒派於三皇之下以足一元之數則其所謂一萬八千歲者非其享壽之謂也明矣古來帝王以久聞者伏羲立百五十年崩神農立百二十年崩黃帝年百一十歲少昊年百歲帝嚳年百五歲帝堯年百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湯亦年百歲周穆王在位百年未聞享壽千有餘歲者也廣成子年千二百歲彭祖年八百歲然皆以匹夫修養延年獨檀君

以人君能享年千五百八歲且其終始極其靈異則固不可謂之人也亦不可不謂之人也余嘗以爲檀君類伏羲氏東明王類軒轅氏

赫居世

赫居世新羅始祖也辰韓之地古有六村無君長漢宣帝地節元年壬子六村長俱會於閼川岸上高墟村長蘇伐公望見楊山麓蘿井傍有異氣如電光垂地尋檢之有一紫卵剖得童男形儀端美浴於東川身生光彩鳥獸率舞日月清明六部人以其生神異收養之立爲君稱赫居世居西干（居西干方言尊長之稱）國號

曰徐耶伐（後稱新羅）辰人謂瓠為朴故以大卵如瓠以朴為姓後赫居世昇天經七日五體散落于地國人欲合而葬有大蛇逐禁曰各葬之遂號五陵年十三即位在位六十一年（出東國史新羅本紀）

輿地勝覽云聖母祠在西岳仙桃山（慶州）聖母本中國帝室之女名娑蘇早得神仙之術來止海東久而不返遂為神世傳赫居世乃聖母之所誕也故中國人讃有仙桃聖母娠賢肇邦之語李眉叟仁老集云侍中金富軾嘗朝宋詣佑神館見一堂設女仙像館伴王黼曰此貴國之神公等知之乎遂

四仙

新羅時四仙卽述郎南郎永郎安詳皆嶺南人或稱嶺東人同遊高城三日不返故名其地曰三日浦浦南有小峯峯上有石龕峯之北崖石面有丹書六字曰永郎徒南石行所謂南石疑卽南郎也小島古無亭存撫使朴公名缺構之其上卽四仙亭也又有丹穴在郡南一十里又通川有四仙峯皆四仙所遊處又杆城有仙遊潭永郎湖金剡有永郎峯以永郎仙徒嘗遊於其地故得名又長淵有阿郎浦江陵有寒松亭亭畔有茶泉石竈石臼亦四仙所遊處出國朝輿地勝覽下同

李眉叟仁老詩曰四仙羅代客白日化飛昇千載追貴跡三山藥可仍又李峒隱義健集云曾同栗谷(姓李名珥)聞鏡浦居人言有月夜笙簫聲杳在雲間異哉詩曰四仙遺跡海中山羽盖芝輪去不還湖上至今明月夜玉簫聲在白雲間

玉寶高

玉寶高新羅沙粲(官名)恭永之子景德王時人也八智異山雲上院學琴五十年自製新調三十曲彈之有玄鶴來舞遂名玄鶴琴又曰玄琴世傳寶高得仙道琴松亭在金烏山(善州)頂即寶高所遊處

介有奇節遂與之遊南山寺(慶州)忽風雨落葉泛庭潦大世曰吾有與君西遊之志各取一葉爲之舟以觀其行之先後俄而大世之葉在前大世笑曰吾其行乎仇柒勃然曰予亦男兒也豈獨不然乎遂相與爲友自南海乘舟而去後不知其所往

按大世仇柒皆以方外之士俱有學仙之志扁舟泛海不知所之其亦異哉

旵始

旵始仙人在七點山駕洛國(卽今金海)居登王使人招之旵始乘舟抱琴而來王與遊於招賢臺上相極歡戲

王所坐蓮花石與碁局石至今存焉臺在府東七里

按居登王首露王子姓金氏理國五十五年當魏時也

金可紀

金可紀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鍊形自以為樂博學强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逈有中華之氣俄擢第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常焚香靜坐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綴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初無阻拒

精勤為事人不可偕也唐太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宣宗極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内固辭不就又求玉皇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伏侍可紀獨居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室内常有客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二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喉鶴翔鸞笙簫金石羽盖瓊輪幡幢滿空仙仗極衆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溢山谷莫

不瞻禮歎異 出中國列仙傳

唐章孝標送金可紀歸新羅詩曰登唐科第語唐音望日初生憶故林鮫室夜眠陰火冷蜃樓朝泊曉霞深風高一葉飛魚背潮淨三山出海心想把文章合夷樂蟠桃花裏醉人參

按事林廣記天下道士以可紀上昇日皆薦眞禧云然則天下之人雖婦人小子無不知可紀之眞仙而我國則人不好士書籍無傳都不知可紀名字至於華人有問而終不能答不亦可羞乎哉

崔致遠

崔致遠字孤雲新羅人年十二隨海舶入唐十八中進士第及黃巢反兵馬都統高駢辟為從事一時檄文狀牒皆出其手年二十八奉詔東還仍留為侍讀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瑞書監事後出為泰山富城太守自以西遊大唐東還故國皆值亂世自傷不遇逍遥自放於山水間後挈家隱伽倻山(出名臣錄)一日早起出户遺冠屨於林間莫知其所之蓋上賓也寺僧以其日薦冥禧公雲鬟玉頰常有白雲蔭其上寫真留讀書堂至今尚存自讀書堂至洞口武陵樓幾十里丹崖碧嶺松檜蒼蒼風水相激自然有金石之聲嘗公

作一絕題溪上詩曰狂奔疊石吼重巒人語難分咫尺間常恐是非聲到耳故教流水盡籠山至今人指其石謂崔公題詩石出省叟集

東史寶鑑云公知麗祖將興上書有鷄林黃葉鵠嶺青松之語羅王聞而惡之隱於伽倻山海印寺與母兄浮屠玄俊及定玄師結為道友一日早起遺冠屨於林間不知去處本朝李堣清平山詩曰入相鄉適山依舊誰見孤雲不死身清平山孤雲讀書處蓋言其羽化也高麗顯宗時追贈文昌侯從祀文廟

徐居正筆苑雜記云唐學士顧雲送崔致遠還鄉詩有十二乘舟渡海来文章感動中華國之語公亦自叙云巫峽重峯之歲絲入中華銀河列宿之年錦還東國盖十二而入唐二十八而東還也東還之後時值世亂隱於伽倻山海印寺與緇流游𬟽公所築瀛洲三山紅流洞鳳下石書嵓遺跡至今宛然不知所終世稱仙去林石川億齡獲溪寺詩曰致遠仙人也飄然謝世氛短碑猶有字深洞本無墳濁世身如寄青天鶴不羣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㵎濟寺在智異山亦孤雲讀書處

姜邯贊

姜平章邯贊高麗顯宗時人也性清儉不營産業多奇畧嘗爲漢陽府判官時漢陽多虎患往往於街路上白晝害人留守甚憂之姜曰此甚易可速去之留守曰奈何姜曰第觀之因手寫一帖命吏人曰出北門外至第幾山谷間當有二僧在焉汝可出給吏如其言果有二僧見帖卽隨吏而來拜於庭下姜曰汝輩何爲捨其所居敢來害人如是速領徒侶遠去少遲有罰二僧稽首曰如令留守笑曰府判官妄矣請僧爲本姜指僧曰汝可暫露本身二僧於是脫袈裟變

成丙大帥超躍上堦攀檻大吼聲如巨雷吏人等一時散走留守驚倒垂絶姜曰可速去帥遂超躍而出莫知所之自此絶無帥患始姜生時有使臣夜入始興郡(卽今衿州)見大星隕于人家遣吏往審之其家婦適生男使臣心異之取歸以養及爲相宋使來見不覺下拜曰文曲星不見久矣今在此矣年七十賜几杖歸于城南別墅八十四卒謚仁憲世傳姜公上仙(出東國史本傳)

成虛白俔詩曰敵退西京花插鬢威行北漢帥呈形倏然白日登仙去依舊青天一點星蓋高麗顯

宗時契丹大入公以西京留守將兵討破顯宗剪金花揷公首以榮之

權真人

雉裳（雉疑作赤）權真人南宮斗之師也始斗中嘉靖乙卯司馬嘗居臨陂有孽妾其堂姪潛與之私幷殺其二人避罪遂落髮爲僧法名摠持至頭流山居雙溪後棄向太白山至宜寧野菴居焉一日有僧至丰秀年少觧襆距堂廡睨曰君士族也何晩削乎俄曰性忍者少頃曰業儒而得一名也良久笑曰德二人命負罪適者發四言皆合斗大駭錯愕失措夜就其寢

扣頭眼實且請教甚懇少年僧曰我只解相人目吾
師多藝相其人當傳其藝或符呪或象緯或堪輿或
推占隨其器誘掖之我受相法尚未造極安敢為人
師斗問師今焉在僧曰往茂朱雉裳山再往則可見
斗拜而退迨曙往候則已去矣即回錫到雉裳山環
山伽藍殆數十區俱無異僧留一歲苦心繇訪層硿
絶巓鳥跡所不到處搜覓三四周不能得以為少年
僧相誑悵然欲返忽到一洞有川注於林薄間流出
大桃核斗心欣然曰是中莫是仙師所否從步沿流
可數里許仰觀一峯陡起松杉翳日中有素屋三楹

倚崖而搆砌石為臺位置清塏攬衣徑登其上則有
一小童迎問曰何方来耳揖曰捴持来叅仙師童闢
東偏左閤子有老僧形如槁木披破衲出曰和尚風
神瞀溢非恒人也曷為至此耳跽曰愚魯無他技聞
老師多藝欲學一方技以行世千里求師而来週一
歲方得樞衣幸進而教之長老曰山野濱死之夫目
安有藝耶耳百拜懇乞固拒之闔户不出耳伏於廡
下達曉哀訴至朝不休長老視若無人趺坐入定不
顧者三日耳愈不懈長老方鑑其誠闢户令入室室
大方丈只安一木牀鑿壁龕為六谷鑰閉而掛一匕

於龕桯南窓上懸板兒有五六卷書而已長老熟視之笑曰君忍人也椎朴不可訓他技惟可以不死教之斗起拜曰是足矣奚用他爲長老曰凡諸方術必先聚精神而後乃可成羽煉䰟飛神欲求仙蜺者乎聚精神自不睡始爾先不睡斗到此四日而長老不食飮唯童日一食黑豆末一合了無飢疲色心已異之及承此誨至誠發大願初夜坐到四更眼自合忍而至曙第二夜昏倦不省事刻意堅忍三夜四夜倦困不能植坐頭或撞於壁楣猶忍過第七夜脫然朗悟精神自覺醒爽長老喜曰君有許多忍力何事不可

做手曰出二經授之曰伯陽參同契乃修煉至訣仙家最上乘黃庭內外玉景經乃導氣煉臟至要亦道家診諦讀之萬遍自可悟解令日各誦十遍又曰大凡學飛昇者斷除念頭安坐煉精氣神三寶令坎離龍虎交濟成丹是大捷徑而自非上智與宿稟不可猝為君性朴固倒忍難以上乘訓之姑先絕粒為下學上達計也凡人之生稟精於五行故五臟各主五行脾受土氣人之飲啖皆歸於脾胃雖以穀精強健無疾而氣引於土終至於魄歸乎地古之辟穀者皆為此也君試先辟穀部令丹曰再食七日又一飯一粥七日減

一粥更七日以粥替飯過四七日撤飯粥以匕開上龕
鑰取漆盒二個一黑豆末一黃精屑捶各一匙和水
餌之日再焉斗食膓素寬飢乏殆不可忍身瘦體倦
眼昏花不辨物猶忍之服黑豆三七日忽若充然不
思食即令餌栢葉胡麻數旬遍身生瘡疼不能忍又
百日痂脫肉生方如常長老喜曰君真利器也但息
欲念留三年讀二訣凡萬遍脊次洒然若有神會長
老敎以數息既又敎之運氣氣已運矣遂以子午卯
酉行六子秘訣呼吸道成顏漸腴氣益爽萬念俱灰
居六年長老曰君有道骨法當上昇下此則不失為

喬鑒矣欲念雖動地忍之凡念雖非食色一切妄想
俱害於真須空諸有靜以煉之回空茅二屋坐其
中教以昇降顛倒之法口訣譡至斗依所訓兀然堅
坐不動開眼内視長老時其寒燠飢飽以保持之一
日覺自上腭如小李狀甘延注舌上告長老長老令
徐嚥歸腹中喜曰黍珠基立可運火候即掛三方鏡
于壁植七星釖二口於左右禹步呪祝冀以却魔成
道煉鑠六朔丹田充盈若有金彩發於臍下斗喜其
將成欲速之心遽發黃芽不能制姹女离火上燒泥
丸絶叫趍出長老以杖擊其頭曰噫其不成也亟令

斗安坐降氣氣雖制伏而心冲冲終日不定長老歎
曰曠世逢人教非不盡而業障未降遂致顚敗君之
命也吾何力焉因以蘇粢飮之至七日心方恬而氣
不上炎長老曰君雖不成神胎亦可爲地上仙少加
樽養則八百之壽可享矣君命當有子減精之竅已
塞可服藥而通之出二粒赤桐子九嚥之斗請曰庸
戇不任教自我命薄夫何恨弟子侍師七載于玆尙
不知師之出處幸賜其詳慰異日嚮往之誠若何長
老笑曰他人問之固不敢言君能忍者故告之詳我
即上洛大姓子大師幸之曾孫也生於宋熙寧二年

十四有風癩父母不收棄之林中夜有虎攬而置諸石室耽耽乳二子其傍終不害意方極恨不速斃於其牙齒有艸羅生於崖竅葉數根大試洗而食之腹稍果食數月瘡漸損稍自起立遂多掘而頓食之殆盡半山幾百日瘡悉脫遍生綠毛喜而強食之又百日身自擧猴昇於峰巔既已愈其疾不辨故邑來路方棲遑靡所之忽有一僧過峯下頫身就其途遮問曰此何山也僧曰此乃太白山而地係真珠府也近有寺否曰西峯有蘭若路絕不易攀陟吾即飛至其菴禪寮盡閉關而無人手闢廊户行到中寮有一老

病僧擁布褐隱几喘幾死撞眼見之曰夜夢老相言傳我師秘書者今當至相君面真其人也起解囊出一函書授之曰讀此萬周其義自見努力勿怠吾問其孰傳曰新羅義相大師入中原逢正陽真人授此書臨化囑我二百年後當有傳者君應其讖可受持勉力吾得所傳從此逝矣趺坐寂然而化吾即荼毗之得紺舍利百粒藏之塔中解函視之乃黃帝陰符及金碧龍虎経參同契黃庭內外経崔公入藥鏡胎息心印洞古定觀大通清淨等経就其菴獨居修煉魔鬼萬方來撓以不聞不見消之凡苦志十一年乃

成神胎法當解去 上帝命留此統東國三道諸
神故留此五百餘年限滿則當上昇矣吾經歷數十
人或氣過銳或太鈍或小忍力或緣淺或多慾念俱
不能成若有成道者吾當舉授吾任上歸玉景而曠
千年不得一人此我塵緣未盡而然也斗與長老從
同寢常伺其秘臍下寸地不許入見問其故欲覩之
長老笑曰何容易耶見則恐驚君目斗曰奚驚為願
一見長老闇中解下已金光百道射於屋梁不能定
視蒲伏於榻長老還包之如故翌日招斗謂曰爾既
緣薄不合久于此其下山長髮餌黃精拜北斗不殺

婬盜不茹葷狗牛肉不害人則此地上仙行修之不
息亦可上昇矣黃庭系同道家上乘誦持不懈而度
人經乃老君傳道之書玉樞經乃雷府諸神所尊佩
之則鬼畏神欽此外修心之要唯不欺為上凡人一
念之善惡鬼神布列於左右皆先知之上帝降臨孔
邇作一事輒錄之於斗宮報應之效捷於影響昧者
褻之以為茫昧不足畏烏知蒼蒼之上有真宰者操
其柄耶徐忍心雖剛而欲念不除倘或不慎則一墜
異趣曠劫受苦可無慎哉斗涕泣而受其誨即告辭
下山回視則無復人居焉展轉至臨陂則舊廬無遺

址田畝皆再四易主常念有老賓奴在海南富有田
宅往投之初不識久乃認爲其主相持號慟空其居
而處之爲娶民家女生子女各一斗雖更立家業佩
服師訓終始不少懈去隱于龍潭地擇深谷以居爲
近雉裳冀再遇仙師訴而數十年採黃精松葉食之
身日益強鬚髮不白步履如飛萬曆戊申秋余罷公
州家扶安斗自古阜步訪於旅邸回以四經粤旨授
之且以遇師顛末詳言如右斗時年八十三而容若
四十六七歲人視聽精力不少衰鸞瞳綠髮脩然如
瘦鶴或數日絕食不寐誦參同黃庭不輟輒曰毋陰

行險毋曰無鬼神行善積德絶欲煉念則上仙可立致鸞鶴不日下迎矣留數旬拂衣辭去入言其還向龍潭云無名氏曰傳言東人尚佛不尚道自羅逮鮮數千載未聞有一人得道仙去者其果徵哉然以余所觀南宮斗言之可異焉斗所師者果何人而得於相師者未必的然可信所說亦未必盡然要之影響之間也但以斗年貌看之非真能得道者那能八十而若是康健耶此又不可決以爲實無是事也噫其奇哉我國僻在海外之遐舉之士如羨門安期而嵒石間乃有此異人累千百年俾斗一得遇之孰謂褊

壤而無其人耶達道則仙昧道則凡傳所言者與耳食奚殊使斗母望其速成卒收爐鼎之效則彼羨門安期亦何難拍肩而莽夷之唯其不忍以斂無成之功嗚呼惜哉出無名氏集

李睟光芝峯類說亦云南宮斗咸悅人乙卯進士少時因事亡命遇異人授秘訣浮遊山水間年幾九十顔色不衰人謂地仙

金時習

金時習字悅卿號東峯又號碧山清隱又號清寒子又號梅月堂雛胞八月自能知書崔致雲見而異之

命名時習三歲能綴文作桃紅柳綠三月暮珠貫青
針松葉露等句政丞許稠到廬曰余老矣其以老字
作句時習應聲曰老木開花心不老許擊節歎賞曰
此神童也　世宗聞而召于代言司命知申事朴以
昌試以詩傳旨曰欲親引見恐駭人聽宜韜晦敎
養待年長學成將大用賜帛還家年二十一方讀書
于三角山中聞魯山遜位即閉戶不出者三日乃大
哭盡焚其書發狂陷于溷廁而逃之托跡緇門僧名
雪岑居中興寺最久每值雨後山水漲流折作片紙
百餘端具筆硯擇湍急處而坐沉吟作詩或絶或律

或五言古風書于紙放流且書且放紙盡乃還月夜
喜誦離騷經誦罷必哭　世祖嘗作法會時習以
法主被揀而来忽凌晨遠出不知所之遣使蹤之則
故陷街里溷穢中露半面矣（出名臣錄）嘗隱雪岳山（襄陽）有
江陵人崔演者與同志年少五六人從遊請學時習盡
辭焉獨以演為可教留之半歲盡師弟之道寢興不
離側每月高夜深窃窺視之失時習所之枕席虛矣
演心異之未敢追往尋之如是者數矣一日夜半月
又明時習衣中潛出演遠随其後越一壑踰一嶺艸
林而密伺之嶺下有大盤石平廣可坐有二客不知

從何來相揖坐石上晤語遠莫能審其語良久而散演先歸卧寢如初翌日時習謂演曰始以爲可敎今始覺其煩躁不可敎也遂辭焉終不知所與語者人也仙也後長髮返俗未幾還作頭陀歿於鴻山無量寺臨歿遺戒勿燒寺僧權瘞寺側後三年將永窆啓其殯顔色如生豈其尸解者耶尹相國春年所著梅月堂傳曰時習能招五百羅漢亦可異也出於于野談〇於于柳夢寅別號

李栗谷奉敎撰金時習傳亦云東峰以弘治六年終于鴻山無量寺年五十九遺敎無燒瘞權厝寺

側後三年將葬啓其殯顔色如生緇徒驚歎咸以
爲佛

洪裕孫

洪篠叢裕孫 世祖朝人隱君子也玩世高蹈不干
榮利南秋江孝溫每稱文如漆園詩涉山谷少時寓
讀於圓覺寺金乖崖徐四佳自朝退觀於寺進公呼
韻公應之如響其中聯曰青山綠水吾家境明月清
風誰主張時金東峰時習在右席見此聯流涕者久
目四佳曰到中汝能如是乎公名滿於世一時名公
鉅卿莫不願爲交後進之士必欲經公品題與金東

峰放浪山水間嘗聞秋江將遊金剛山先往遊焉乃攀高樹緣絶壁題詩曰生先檀帝戊辰歲眼及箕王猻馬韓留與永郎遊水府偶牽春酒滯人間題訖伐其樹拔其根而去之秋江至見其詩瞻望不可攀深異之以為飛仙之詩年七十六始娶妻生一子曰志誠亦名於世蓀叢後遍遊名山莫知所之噫其異矣

出默菴雜記默菴成牛溪渾自號

鄭鵬丁壽崑

鄭鵬丁壽崑俱 成廟朝名士有文章世說皆仙去蓋臨歿時皆聞空中有音樂之聲故也鄭事南上

舍守正言之丁事人皆言之 出清江瑣語○清江李濟臣別號

丁氏述先錄云丁壽崐字不騫景泰三年生于白川郡壬辰登文科自成均學諭歷博士屢遷至監察承文校理丙午卒壽三十五公一覽輒記七行俱下凡書讀過一二遍能通最好詩傳讀五遍其製詩押韻不相上下末年嘗夢著天妙衣至上清玉皇問其年紀曰年未四十可用可用在夢有詩其一句曰五雲叢裏覲虛皇公病革自撰墓誌曰東方有士名丁壽崑天不與年命何足言既而復魁改曰東方有一士名曰丁壽崑未終而逝臨終

異香滿室

鄭希良

鄭希良字淳夫博學能文章治易善數性卓潔寡合登第仕翰林年三十七丁憂結倚廬于豐德縣占推步術察仰觀知時事將亂思欲脫身遠跡有山僧往來相與定謀時時獨登山隴負手徘徊入則垂泣僑僕以為思其親也五月五日山僧至希良仍遣僕隸涉遠樵採便與逸去及暮人還求訪追到祖江沙壖則但有喪冠屨杖而已時以為赴水死也後數十載慕齋（姓金名安國）先生為按察止驛樓壁上有題詩云風

雨驚前日文明負此時孤節遊宇宙嫵閒并休詩墨跡尚淋漓先生大驚詢于驛吏對曰俄有雲衲老僧携二沙彌登樓吟睡舘人揮之使退不肯去望見驄幢徐下樓先生知其為希良也急散騎士旁搜不獲先生後遊一寺見壁間詩有鳥窺頹院穴僧汲夕陽泉之句亦以為非希良莫能也然頭顱居上了無聲聞猶駱賓王之於唐世也出牛溪集希良嘗推上中下三元人命累成篇秩細書如毫末大如手者百餘卷名明鏡數一日夜靜坐山房與弟子金倫談玄忽有狐鳴於山外聲甚急希良嗟悼久之向山誦呪數聲彈指

數聲翌朝使倫往前山尋其狐吐舌而斃矣倫大驚
拜于庭下曰從先生父傳數學糟粕至於符呪神方
未得聞梗槩願學焉希良曰爾傳我數學一生衣食
自有餘裕何必學此爲倫強之希良曰吾使爾未治
其心而先從事于斯必有害人妨物者矣終不敎退
溪姓李名滉於三嘉縣遇一僧與之論易應對如流所見
甚透退溪疑之謂僧曰鄭希良爲僧云今必老矣目
今時事無虞何不更仕乎僧曰希良雖不死不服親
喪不孝也棄君而遠不忠也不孝不忠何敢更行于世
言訖辭去曰將宿于後山草幕退溪尋悟之使人尋

之艸慕己佛裝而遁矣出於于野談金倫少時遊平安道
香山等處逢一方外士名李千年者從行遊歷諸山
幾六七年得授數術以覲父母辭還嶺東本家仍推
數斷人吉凶禍福百無一誤千年與倫期於己酉年
來江西縣之九龍山待我云手書贈詩曰八十山中
老三彭已掃除入間應不夢鶴伴意無餘雪榻蟾光
冷雲窓日影疎誰知無累鑑萬代自清虛其侍奉少
奚年可十三四亦手書贈詩曰天地無家山水容生
涯一句意如何苔痕山路白雲鎖月影清冷竹影疎
又書一詩曰碧山雲萬疊滄海濶無邊為問緣何事

歸心北闕懸千年詩格高古筆跡奇健至於侍兒詩才
筆法亦不凡非尋常方士明矣又西方山僧云有異僧
往來諸山或曾識希良顔面者分明認見或云長髮爲
居士秘跡往來捿息於諸山或贈僧詩句流播於士人
爭口誦金倫常從行見其師生年月日時甚詳及來京師
有申判事景光好卜書錄士人達官五行常自推卜
驗之希良五行亦錄於其中倫往訪景光坐談閒仍
閱其書錄至希良五行忽大驚曰是吾師李千年八
字也以此知希良不死至今存云 出思齋摭言 思齋金正國別號

按名臣錄公號虛菴嘗自筮其命以其時位不定

歎曰若在某于當大貴在某于則凶不可言每有
遠去之志常謂子弟曰甲子之禍甚於戊午不爲
進取計後居憂德水縣南一日散遣僕奚入山樵
採旣還則不見於是家人四出細蹤之只見南江
故履二隻脫在汀沙疑必沉江終不獲其屍海平
君鄭蓍叟啓燕山令郡縣物色之燕山曰狂奴逃
死何用尋爲竟絶影響云盖燕山朝士禍之作在
戊午歲虛菴謫於龍灣後燕山荒虐滋甚大肆誅
戮所謂甲子禍也虛菴在世則難乎免矣然則遠
空虛餐烟霞徜徉山水猶在人去可知也已

南趎

南趎者谷城人也少時學業不習而能之父勸讀書則曰兒未嘗不讀書目一日雲霧晦塞俄而無之見趎與長者數輩坐於嵓石上講讀人異之嘗手書與家僮曰往智異山青鶴洞則當有兩人對坐爾須得報以来僮依言而往果見畫閣數間横架巖洞精麗無比一道人政與老僧對碁僮以書進道人笑曰我已知爾至矣碁罷付一札并青玉碁子而送之僮来時是九月間葉落飄遝微雪洒空及辭還不覺飢之唯見履跡下宿艸欲抽芽方訝之出洞則天氣和暖

艸木向榮乃人間二月矣趙登第官至典籍而卒卒後失其子所在處或謂道人卽崔孤雲老僧卽點丹禪師（出芝峯類說）

己卯錄云南趙谷城人也壯元及第聲名藉甚燭影賦長門賦膾炙一時南袞欲引進招而致之謂曰聞君文章過人願見一詩指盆松使賦之應聲曰一朶盆莖弱千秋雪態豪誰能伸汝曲直拂暮雲高袞大怒遂絶之年二十八以典籍終

智異仙人

智異仙人不知始何許人也徐花潭嘗遊智異山將

窮最巔詰朝卦之謂從者曰今日當逢異人遂杖屨而上至絶頂依松而踞石有項一丈夫立在半空長揖而言曰吾知君之来也先生曰吾亦已知君之訪我也其人曰鍊氣顯神上可以白日冲天中可以揮斥八極下可以静坐千秋公能從我遊乎先生曰神仙黄白之術雖或傳之儒者所不道余學孔子者也子之九轉妙訣雖曰可學余不願也其人笑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吾亦知君之高也是日從者皆不見而獨先生與酬答從者皆恠之而已一舉手而電滅其人身著羽衣兩臂毛尺餘年可三十餘云先生未甞語

入及後疾革吾先人坤直諱軾自京都往訪松都先生乃備言之出五山說林○五山車天輅別號

輿地勝覽云智異山太乙居其上羣仙之所會龍象之所居余以先生所遇者見之勝覽云果不誣矣然則靈仙若士必多往來其中而衆人不見唯先生獨見是知世間不無所謂真仙者而唯有道者方自遇之耳

徐敬德

徐花潭名敬德字可久生質超邁起自艸萊自知爲學於邵易尤邃其推出經世之數無一謬誤知羲易

蹊遲者我朝一人有詩曰讀書當日志經綸歲暮還甘顏氏貧富貴有爭難下手林泉無禁可安身採山釣水堪充腹咏月吟風足暢神學到不疑真快活免教虛作百年人（出象村集）先君（許艸堂曄）學於先生嘗以七月就先生家則云往花潭已六日即往潭墅則秋潦方漲不得渡日夕潦稍減僅涉而至先生方鼓琴高詠先君請炊夕飯先生曰吾亦不食可并炊之僕入廚則苔滿庭中先君怪問其故先生曰阻水六日家人不得至吾久廢食鼎其生蘚也先君仰覷其容了無飢乏之色（出無名氏集）又先生一日步遊潭上觀游鯈便

有濠梁之意剪紙寸許書數字投水中一變魚長三寸許從水躍出擲在石上先生手拾而觀之笑而投還曰古人之言不誣時先生讀莊子秋水篇先君從童稚受業先生門下目覩其事常語之又先生弟崇德嘗出遊山水間積十年乃歸先生問久遊名山名山曾見異人否崇德曰嘗遇異人學得異術請爲兄試之遂指一盂水置前投竿於其中須臾釣出尺半金色鯽先生笑曰技止此耶吾亦略試小術又投竿釣出一黃龍曰吾於此等技非不知也但自不爲目時有一僧聞先生高風自智異山來謁曰聞先生有

道之士也小釋亦稍得彼岸戒律願與先生試却睡魔先生曰可遂相對不合眼至旬有五日僧便困劇倒臥過三日始擧頭先生又過數十日不睡厥後寢食如常僧大服遂結廬于近山盛種菜果進于先生計日而供未嘗乏絶三年後乃去先生嘗曰天下有三道儒最上佛次之仙又次之學之亦然又謂先君曰達者於死生猶夜朝之常若吾則歸化日急一日在世度一日不翅如一年又曰吾年壽當與張橫渠同其數及先生卒年五十八矣朴守菴枝華受業最久頗得先生之道出五山說林○象村申欽別號

洪耻齋仁祐常稱天下理一分殊苟識其大者於小者無所不能花潭先生以學問爲業而至於方技雜術亦皆通曉則豈非識其大者之致乎李澤堂植云花潭理數之學追蹤康節然退溪獨不之取者爲其近於異學也世俗相傳謂先生有異術至於仙方秘記言其蟬蛻不亡此說雖誕然花潭平日論議之伎倆亦必有近似者故云云

鄭磏

鄭磏字士潔號北牕　中宗時人生而神異少時在山寺試禪家六通之法靜觀三日洞知山外百里事

自是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律呂筭數漢語及外國語皆不學自通雖千里外事有不念念之卽知後觀上國遇道士於奉天殿庭道士曰東國亦有道流乎先生紿曰東國有三神山白日昇天尋常見之何足貴乎道士大驚曰何至於此先生卽擧黃庭叅同道德陰符等經洞陳作仙階梯道士蹜踖辭避時有琉球使臣亦異人也在其國以易數推之知入中國遇真人沿路咨訪至北京遍訪諸國邸舘皆不遇見先生瞿然大驚不覺下拜搜其槖出小冊子實記其年某月日入中國遇真人示先生曰所謂真人非公而誰

也因請學島先生即以琉球語敎之於是諸國人在
舘者聞之爭來見之先生各為其國語應之如響皆
驚駭稱以天人或問先生曰世有解鳥獸音者異國
之音即鳥獸之類也解其語猶或為之為其語不亦
異乎先生曰我非聞而解之知已久矣先生貫通三
敎而其歸本於聖學其遺訓專務孝悌以小學近思
錄為初學蹊徑嘗曰聖學以人倫為重故不論要妙
處仙佛則專以修心見性為本故上達處多下學處
專闕此三敎所以異而仙佛則大同小異也性不喜
內善飮酒數三斗不醉又善嘯嘗臨金剛絶頂出聲

聲振嵓壑山僧驚以爲笛聲後聞之乃先生嘯也朝
廷以其曉天文醫藥律呂薦爲掌樂院主簿觀象監
惠民署敎授出爲抱川縣監未久棄官卜居於楊州
桂羅里深居絶跡治鍊丹火候之法一日作歌自挽
曰一生讀罷萬卷書一日飮盡千鍾酒高談伏羲以
上事俗說從來不掛口顔回三十稱亞聖先生之壽
何其久仍坐化年四十四世傳先生而能言又白日無
影云其弟碏號古玉亦異人從兄得修煉之學獨居
三十六年不近女色嗜酒能詩又深於醫方多神效
平生不求進取嘗有詩曰白首叅同契紅顔麯米春

年七十二亦微病坐化又有堂兄桂軒礎者少聞大
科歷敭華貫後謝病杜門研精金丹之秘有天仙降
其室以詩贈之曰桂香芳馥郁仙馭自天來軒以桂
名蓋此也嘗觀古玉詩曰曷有淮王藥人傳許掾家
豈非其家之寳錄也此總古玉并有詩合為一卷行
於世出本集

按名錄公素患清羸常自按其病令蒼頭朝夕異
剝朝則必合口正坐待飲日出始啟齒出氣夜亦
兀然端坐達曉不寐非獨勤於修煉玩心高明探賾
義理而又先輩謂先生窮理盡性君子也性理

是何等道理而盡之者爲何如人也孟子曰知性則知天天尚可知何事不可知乎世或以先生爲悟禪見性之人非也

余聞之先人嘗曰天下無神仙則已有之北窓必是已云

田禹治

田禹治方技之士且能文嘗往申企齋光漢弟宋麟壽亦至企齋顧麟壽指禹治曰君曾識此客否羽士田君是也麟壽曰每聞名如卷中人恨相見之晩企齋曰子何不爲令公作一戲治笑曰何戲之有已而主

家進水澆午飯治方食向庭噀之皆化作白蛾片
片而飛又嘗往友家會飲座中曰君能得天桃否治
曰何難取細繩數百把来僕夫應命取進又指童子
曰来童子應命而進治乃指繩向空擲之高入雲霄
裊裊而垂治又令童子緣繩而上曰繩盡處有碧桃
結實甚多可摘下於是座中皆出視之但見童子漸
漸泛入空中移時見碧桃和葉和實亂落庭中座客
競取啖之甘液淋漓非世間所有矣俄而有赤血自
空點點而下治驚曰為食一桃枉送了一介童子命
座客恠問之治曰此必是守桃者奔告上帝殺此兒

也俄而有一臂墮地一臂又繼墮地兩脚身頭又繼墮座客無不愕然失色治徐步下去收拾四體若有聯續之狀有頃童子倏然而起踉蹡而走座客又相顧大笑後以左術惑衆逮繫信川死於獄中太守使人埋之及親戚發塚移葬啓棺視之只空棺矣（出於于野談）嘗有詩曰鶴軒昂燕差池三山歸路五雲隨頭中好掛三花樹手弄清溪歌紫芝極似仙人語先君言一日治來借杜工部詩一秩先君不知其死而借之後聞之死已久矣又林白湖子順每言嘗遇一僧閱其詩軸有口十子者所題詩異而問之其僧云頃

於山寺逢一士人自號口十子題此詩而去不知其某姓名也盖田字破字則爲口十故叚以爲田禹治世傳田君不死至今人或有遇者云（出五山說林）

芝峰類說云田禹治本洛中賤儒善幻多技且能從見有詩傳于世其警句曰晴牕有月梅三昧碧落無雲鴈六通其言似有道者無名氏集云田禹治人言仙去其詩甚清越嘗遊三日浦作詩曰秋晚瑤潭霜氣清天風吹送紫簫聲青鸞不至海天闊三十六峯秋月明讀之爽然

尹君平

尹君平者洛中人少業武以軍官赴京遇異人授以黄庭経能解修錬之方與田禹治一時而道術甚高及死年八十餘尸體甚輕如空衣入謂尸解其子霦亦有道術享年九十而卒(出芝類記)霦嘗云先君常戒人過飽凡疾病咸由飲食不節而致也又嘗用冷鐵尼數四交挾於兩腋須臾熱如熾火中出遞代以冷鐵乃能安過不然則不安矣不擇寒暑每好浴以冷肩背冬至日以井氷注背盡一盆乃已及終無疾而逝云(出清江瑣語)

或云禹治多以左術惑衆故官家欲捕不得使尹

君平捕之云余謂昔葉法善畏張果張果畏青城
王老今禹治亦能有坐在立亡之術而乃見捕於
尹君平豈非小巫大巫之別歟

漢掌仙翁

牧使洪士瑩李慶錄時虞人嘗獲白鹿前後罕有見
者小乘僧言鹿夜則就澗飲水近有山尺夜伏澗邊
見羣鹿驟來數可千百中有一鹿晃然而色白背上
有白髮翁騎著山尺驚怪不能犯但射殪落後一鹿
小項騎鹿者如點檢羣鹿之狀長嘯一聲回忽不見
云出清陰南槎錄○清陰金尚憲別號

輿地勝覽云方嵓在漢拏山絶頂人跡不到處其形方正如人鑿成其下莎艸成蹊怳聞笙管之聲莫知所從来世傳神仙恒遊之所又旌義金寧咸德多神仙云皆濟州屬縣名

南師古

南師古蔚珍人力學邃於易洞曉象緯堪輿占驗家言事皆奇中屢捷鄉解而竟不第友輩曰君能美人命而不能美己命年年為虗行何也南笑曰私意動處能令術闇暮年以天文教授在京時太史星祲觀象監正李藩臣方年老自謂當之者數月南果病卒

出典之民譚

南少時携笈往佛影寺（蔚珍）路遇一僧負橐立道周謂南曰貧道負重難行願以所負托措大所乘南欣然而從曰與俱行至寺數日與僧遊芙蓉城僧曰貧道粗解博奕措大可與賭勝否南曰諾遂與對博松樹下博未半僧忽大呼一聲因忽不見良久始露真端漸出本身曰得無懼乎南笑曰何懼之有僧喜曰貧道以行橐托於人者數矣每逢擾楚而措大能濟之以術懼人者多矣無不驚恐而措大能不懼措大可敎矣因授以秘術且曰措大固非凡骨學道修行可以避擧宜勉之言訖拂袖而去南自是洞見玄

機言事皆神驗嘗過嶺東忽仰天大驚墮馬曰今日當有残害朝鮮者出後聞之平秀吉以其日出云又嘗望氣清朝向東呪曰殺氣甚盛可惡謂人曰壬辰倭冦必大至我不及見君輩愼之旣死其言可驗出五山說林

芝峯類說李達輓南格菴詩曰鸞馭飄然若木津君平簾下更何人床東弟子收遺艸玉洞桃花萬樹春格菴南師古號也師古嘗從異人得真訣遂通秘術云南嘗言壬辰乘白馬者自南海來則國幾亡後倭將清正果乘白馬來又嘗言太白山五

千年內兵火不到南有孽孫尚在舊基太白僧惠能云

朴枝華

學官朴枝華字君實號守菴嘗從徐花潭受業自少遊名山餐松絶粒與學者同棲山寺浹一月常衣一布衣夜則枕書而眠十五夜左臥十五夜右臥布衣無稜如新熨儒道釋三學著功俱深於禮書最精博其文章詩與文皆高絶嘗製駙馬光川尉挽詞詩人鄭之昇稱引不已曰若入門地雖卑於騷家地位最高云其詩曰天潢河鼓本東西贏得人間五福齊湯餅

當年曾拭玉簫臺今日共乘鸞諸郞秉禮廢儀擧
華館連雲象設迷家在沁園相望地不堪春艸又凄
凄嘗遊金剛山時年七十有餘能超越尋丈之間行
步如飛山僧皆怗之居城市杜門坐一室終日危坐
岑寂如山林逮壬辰倭寇入京避寇白雲山永平史呑
村與友人鄭宏偕寇且至鄭生挈家而去守菴與之
别曰吾老憊不得隨他日尋我於此後數日寇稍退
鄭尋守菴不得見溪上繫小紙於樹枝書杜詩五言
律一首懷石自沉於樹下溪心而死矣其詩曰京洛
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衰疾

江邊卧親朋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觀此詩事事相符真守菴自挽也鄭得其屍艸歛而去或疑其水解道書曰屍解有五金木水火土也出於于野談

梁霽湖慶遇集云公嘗避寇于抱川地年已七十餘登山竄休林藪之間一日謂人曰我今年至何用苟且偷生遂教家人浣洗衣服定日將自決傍入不敢止其日衣潔服從山下至深淵之側徘徊松樹之下日暮往尋之則入于淵中端拱危坐體不傾側相與擁出之權厝于淵上李澤堂植集云

枝華博學能文章亦深於理學又有徐起者亦賤

人也明經授徒兩人好遊山水隱於名山皆花潭門弟世以朴爲仙去徐爲有前知之術聞花潭之風者大槩如斯

李之菡

李之菡字馨伯號土亭少孤從其兄學贊于毛山守家翌日出而還亡其袍家人問之則曰見丐兒凍病割而分三兒矣聞者異之經傳子集無不貫穿下筆爲文詞如水湧見隣有新恩應榜者心賤之雖入試塲輒不製製亦不呈人詰其故曰人各有所好我自樂此赤手營生業數年內積穀數萬入海種瓠

剖而爲瓢鬻穀千石盡散之貧民妻子每有飢色凡
國内山水無遠不適或累閱寒暑不知所之也或浹
旬不火食或盛夏不飮水布衣草鞋負楮而行行爲
鐵冠脫而鼎之洗而冠之其祖父母之葬也相葬山
子孫當出兩相而其季子不吉公强之自當其災後
山海山甫果皆爲一品萬曆癸酉以卓行被薦爲抱
川縣監未久棄官歸邑民攔道留之不得後爲牙山
縣監卒于官年六十二金繼輝問於栗谷曰聱伯何
如人栗谷曰比之於物則乃珍禽怪石奇花異草名出
又善刺船嘗遊海中見一老人乘船幾幾而去土

亭覺其異急刺船追之終日盡力而不能及老人顧
笑曰子之刺船止此而已我敎汝刺船之法雖狂風
怒濤捲地掀天終不能爲害而可一瞬千里矣自是
常乘一小槽四隅繫大瓢三入濟州無風波之患至
見所謂尾閭者嘗有詩云萬里行裝雙脚健百年身
世一瓢輕乃其一生事也嘗塊坐咄咄曰十餘年後
國有大變奈何奈何仍令妻子負土上下後園以習
勞盖知有壬辰之亂也或云土亭與一友入於麻浦
發船頃刻間出大洋中泊一島島皆重巒疊嶂土亭
顧友人曰君於此暫住我入山中少選當還遂登岸

而去友人潛隨之觀其所向則蒼壁削立高可十餘丈上有四五美女徘徊瞻望若有所待玄亭一躍而上相與歡笑而去友人叵測回卧舟中飯而上亭來謂曰君待我頗苦友人問其去處玄亭但笑而不應遂返棹而歸竟不知所與偕者是何女人也（出於于野談）

李栗谷祭玄亭文曰木列榛榛閒挺大椿草生離離或有靈芝盖異之也公又號永仙云李澤堂植集云公遯世高棲退藏高其風而友之嘗爲丹山倅嚴束奸吏忽一日暴卒人疑其遇毒然玄亭知人識機志氣如神不應凶其終也

寒溪老僧

寒溪老僧不知始何許人也在寒溪山(橫城)蘭若常坐睡丈室時李相元翼未釋褐偶遊此寺老僧見元翼頗禮貌之坐久僧取小紙書數字擲之空中未幾有仙鶴下庭盤旋李相異之問其由僧驚曰書生可與語衆莫之見獨覿之子欲奇觀踵我來於是扶藜而往李相隨而行遂陟後峯步步皆玉貝藉地遂路璀璨李相問之曰是何寶玉之多耶僧曰豈無珠玉唯不貪者見之子可教也俄而有笙簫之聲出於五雲雪峰在五雲中矣僧逡巡嶺上望雪峰而不肯前李

相顧往觀僧曰此則上仙會讌之所非人間宰相所縱觀也仍低回而降後李相登第滑爲承旨罷官閑遊復遊寒溪山而不見僧欲再尋後嶺而失其路始覺其老僧之爲真仙也(出於于野談)

柳亨進

歲丙午余佐幕延 詔江上偶與內院菴主元闍梨會義州聖住寺同宿方丈問曰妙香雄邃盤峙層崆絶頂多人不到處必有靈仙若士往來其中者公曾遇之否元曰貧道久在頭流在此山纔六七稔壯又懶不能深討絶境固未之遇矣但癸卯秋間逢一

異人余曰何人也曰其年九月貪道在普賢東房有
一翁渥顏飄鬚風神俊爽荷一襆衣百結來禮甚恭
曰韓生負無畏氏安在在座者咸不能答有一衲曾
打坐於金仙臺能知其人答曰韓君往來德川价川
間今三十餘年貌不改如或入山則動經一二年香
爐峰上或傳有燃燈處而入不可攀自言能陟而相
今以事往關上冬月當還翁憮然而逮至月元往上
院有僧言韓方在金仙臺即冒雪往尋則癯然一儒
年可四十許被服襆野布衾匋枕而卧詳問其來則
初曰京城次曰清州終不明言仍留數日以觀之食

睡之外終夕無所爲問以事則或對或不對居旬餘
渥顔飄鬚之翁忽到見韓公而拜相握痛哭移時仍
附耳語良久三人同房而宿適日翁不飮不食一日
忽辭去韓問其所向翁曰南中舊相識僧在北臺要
共過冬故往踐其約耳旣去元問何人韓曰此人曾
學丹方於我姓柳而曾宰恩津者也元曰擅越果有
異術否曰丹學者乃黃老大道也人得之則長生豈
與世法術同日語哉元曰然則公已得不死之道乎
曰吾亦受之於師修煉多年功行尚未滿也數日元
以事回內院其後聞韓公去金仙而居于北臺今則

自然經室藏

不知所之矣余聞而甚異之但不能詳其人後謁李
白沙相公偶及柳公事公驚曰柳名亨進乃吳賛成
誠之贅也少好道書吐納嚥嗽六十而貌不衰丁酉
亂失其家於賊不知所之曾宰恩津厚一釋子戊戌
己亥間其僧遇之於香山自言逢賊獨免無所於歸
來隱此山吾嘗誕其言吾子又聞此事寔可佐焉權
高山鶡亦云吾外姊柳公深明道家言常以恭同悟
真等書自隨見人輒勸修煉而暮年渥顔不衰亂日
妻子俱死於賊棄家入山今不知其處以此知前日
元闓梨所遇者的是柳亨進而能學道延壽也又卞

厭於香山見所謂韓生貢者能十日不食凍井裸浴年紀則自云八十而強壯如少年且深於老易云後曰石龍遠和尚聞之則韓已化去云又有一僧言渥顏飄鬚者不知所從来方在頭流山疑即爲柳思津也柳嘗言以妻子累不獲出家爲恨既喪其一家則翩然入山修鍊性命以了一大事固其所矣噫其奇哉安得把公袖於仙臺之上說破性命之理終得飛昇焱擧也邪（出無名氏集下同）

張漢雄

張山人名漢雄不知何許人也自其祖三世業瘍醫

其父嘗餌商陸能視鬼而役使之年九十八如四十許人出家去莫知所終臨行以二卷付之乃玉樞經及運化玄樞也山人受之讀數萬遍亦能呼召鬼神治癃癘輒已之四十出家入智異山嘗逢異人受煉魔法又讀修真十書坐空菴不食三年餘一日行炎中二僧隨之至林薄閒有兩虎出而伏迎山人叱之虎弭目搖尾若乞命者山人自騎其一二僧並跨其一至寺門虎伏而退去住山十八年而回至洛居于興仁門外六十而貌不衰隣有空宅凶不可入其主請禳之山人夜詣之有神二人来跪曰吾門竈神也

有妖蛇據之舊其奸請誅之卽指庭中大槐根山人
呪水噴之有頃大蛇入面者目如鏡蜿蜒以出不半
而斃令焚之宅遂清與人游箭串提魚山人擇死者
盛於水盆以匕藥投之魚更活洋洋然人試以死雉
又以匕藥納口中卽奮迅而活人皆怪之曰死人亦
可甦否山人曰凡人生而恣其情三魂七魄離宅者
三年然後方絶不可以藥返之也山人繆爲不解文
而文自好且稱雀眼夜不出而能於昏讀細字其他
雜技戲如布瓶盛酒紙鑵構火等事眩耀世人者不
可記卜人李和方有名山人嘗視之常觀其筭命有

謬則山人輒改之皆中和不敢贊一辭和曰山人左右常有三百神衛之真異人也壬辰亂日山人年七十四處其家分與諸姪一衲携笻五月八逍遙山語僧曰今年命當訖須燒藥之未幾賊至坐而受刃其血如白膏立不僵俄而大雷雨賊懼而去山僧茶毗則瑞光燭天三晝夜得舍利七十二粒其大如芡實色紺碧藏之塔中是年九月山人至江華鄭霸家霸不知其死留三日去自言往金剛山明年方知其死人謂尸解也霸亦遇異人善占候風鑑象緯家言多奇中爲齋郎不仕或言其能役鬼早卒(出無名氏集)

太醫楊禮壽嘗撰醫經要覽其補張氏醫方云者
即張漢雄也或云楊之神法多得於張山人云

南海仙人

南海邊居民言嘗以漁採出海新雨霽後見有羽衣
金冠丈人乘雲氣去海上數丈而行有妙女作樂随
之者無數而去云此盖神仙之往来而秖得見之亦
似有宿緣者 出芝峯類說

蔣生

蔣生不知何許人己丑間往来鄴下以乞食為事問
其名則輒曰吾亦不知問其父祖居住則父為密陽

座首生我三歲而母歿惑婢妾之讒黜我庄奴家十五奴爲娶民女數歲婦死曰流至湖南西十數州今抵洛矣其貌甚都眉目如畫善詼笑捷給尤工謳發聲凄絶動人常被紫錦袄衣寒暑不易凡娼店姬廊靡不歷入慣交遇酒輒自引滿發唱極其驩而去或於酒半效盲卜醉巫懶儒棄婦乞者老奶所爲種種逼真又以面孔學十八羅漢無不酷似又蹙口作茄簫箏琶鴻鵠鵞鶩雅鶴等音難辨眞贋夜作鷄鳴狗吠則隣犬鷄皆鳴吠焉朝則出乞於街市一日所獲幾三四斗炊食數升則散他丐者故出則羣乞兒

尾之明日又如是人莫測其所為常寓樂工李漢家有一丫鬟學胡琴朝夕與之熟一日失綴珠紫花鳳尾莫知所在蓋朝自街上來有俊年少調戲偎倚因而不見啼哭不止生曰唉小兒何敢乃爾願娘無泣夕當袖來翩然而去及夕招丫鬟出迤從西街傍景福西墻至神虎門角以大帶綰鬟之腰纏於左臂矯迅一踊飛入數重門時曛黑莫辨逕路俟抵慶會樓上有二年少秉燭相迓相視大噱曰自梁上鑿嵌中出金珠羅綃甚多鬟所失鳳尾亦在焉年少自還之生曰二弟慎行止毋使他人瞰吾蹤也遂引鬟飛出北

城送還其家未明詣李家謝之則醉臥齁齁人亦不知夜出世壬辰四月初吉賖酒數斗大醉攔街以舞唱歌不輟殆夜倒於水標橋上遅明入見之死已久矣屍爛為虫悉生翼飛去一夕皆盡唯衣襪在武人洪世熹者居于蓮花坊最與之昵四月從李鎰防倭行至鳥嶺見生芒屩曳杖握手甚喜曰吾實非死世向海東覓一樂土去矣曰曰今君年不合死有兵禍向高林方入水丁酉年愼毋南來或有公幹方登山城言訖如飛而行須臾失所在洪果於琹臺之戰憶此言奔上山得免丁酉七月以禁軍在直致有 旨

於梧里相都忘其戒回至星州為賊所迫間黃石城有備疾馳入城陷併命余少日狎遊俠邪與之諧謔甚親悉睹其技噫其神矣即古所謂劍仙者流耶出無名氏集

洪監司命元常稱蔣都令者居青坡多異事云云其子處厚從傍慣聞故與人語亦每稱之余謂都令者俗語未娶之稱蔣生取民女為婦而未嘗有室則其所謂蔣都令者為蔣生明矣

郭再祐

郭再祐字季綏玄風人監司越之子少從曺南溟學

南溟妻以外孫女公棄擧子業年四十餘布衣窮居蒻笠芒鞋漁釣自娛壬辰之亂起兵討賊常着紅衣挺身先之賊號曰紅衣天降將軍以功官至左尹拜咸鏡監司辭不赴從仕京中唯食松葉而已嘗入琵琶山餐松辟穀後歸就鷲山滄嵓永謝烟火作詩曰朋友憐吾絶火烟共成衡宇洛江邊無飢只在啗松葉不渴猶憑飮玉泉守靜彈琴心澹澹杜窓調息意淵淵百年盡過亡羊後笑我還應稱我仙善山人朴承旨守弘未第時嘗訪之公曰將欲何往曰赴擧而歸耳公曰此時何用赴擧因設酌飮四五盃俄而曰

爲酒所惱氣甚不平命取罡来傾耳而瀉之酒從耳孔盡出出名臣錄

芝峰類說云公有氣節倜儻不羈壬辰倭變聚其家奴及鄉兵奮義討賊盡散家財以供軍費把截治江斬馘甚多賊畏之號紅衣將軍及賊退曰養猫所以捕鼠今賊已平余無所事可以去矣遂學方術入山絶穀或経年不食身輕體健惟日食松花一小片而已盖得嚥氣之法者也

按再祐逢時大亂奮義討賊功成之後能超然遠引入山辟穀至経年不食而身體輕健豈非所

謂神仙者流歟事跡頗與張留侯相類奇哉

海東異蹟跋

洪君萬宗以無用心為不可掇摭海東仙道諸說為成書憑以為心無所用固不可而用之於不當用亦未為可也朱先生嘗譏范淳夫將聖賢言抄節一番自謂事了夫抄節聖賢言猶未為是當說此僻書志怪者流耶程先生所謂竊造化之權者是戒其反常逆理非勉入以修行也朱先生註參同契者時以其文字之簡古而已其感興篇所作者則亦嚴矣洪君乃援二先生為說豈或未嘗深究耶然嘗記朱先生深歎以為老矣不復見恢復中原而又言屈原有長

年度世之志盖不堪時人之妄作欲見其終如何出
塲先生亦豈自有些如此意思故不惟忝同之註而
至有楮肉龍肉牛刀割鷄之喻又有劉安鷄犬之願
邪洪君覵見此意思而為此事則有難與俗人言者
而東溟之不為呵止而奬成者亦以此意思也邪余
亦妄有此意思而亦不為一言以戒之者其亦感矣
抑嘗見古人論異書曰曷如其無烏悪乎有此言於
此書殊甚著題故曰洪君之請畧加隱括而歸之又
托洪君還問東溟以果如吾否也又欲乘此秋風去
向貧薔壁上朗咏金丹歲晚之句也

別写本世下有崇禎十年閏戊
八月日華陽洞主書十四字〻 尤
庵主從餘邊幅与後人之隨意
刪削皆不佳矣
明治戊戌四月晋以淺見倫謹過
洪萬宗又有旬五錄比異蹟所錄頗繁碎 又記